

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

客家魂

谭元亨 著

第二部

客家女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(1) | 题 叙 | 苍凉与壮丽 |
| (3) | 第 1 章 | 躁动的胎儿与乖孩子 |
| (15) | 第 2 章 | 同一时辰降临的生与死 |
| (30) | 第 3 章 | 末世人的天下文章 |
| (51) | 第 4 章 | 寻回的老师与寻不回的山村 |
| (65) | 第 5 章 | 天上掉下来的儿子 |
| (77) | 第 6 章 | “水浸银行” |
| (93) | 第 7 章 | 男人带来的灾难 |
| (107) | 第 8 章 | 山野之光 |
| (129) | 第 9 章 | 残酷的月圆夜 |
| (153) | 第 10 章 | 拨动生命的“钟” |
| (166) | 第 11 章 | 浪游 |
| (180) | 第 12 章 | 生存寓言 |
| (194) | 第 13 章 | 母女之间 |
| (215) | 第 14 章 | 双重身份带给后人的
两种命运 |
| (232) | 第 15 章 | 相逢难相认 |
| (244) | 第 16 章 | “你依然与过去一般
姣好……” |
| (271) | 第 17 章 | 神通广大的小妹 |
| (286) | 第 18 章 | 历史之子与未来的梦 |
| (300) | 第 19 章 | 瓜田李下的家教 |
| (315) | 第 20 章 | “谁让我是客家女呢!” |

- (328) 第 21 章 积毁与再造
- (344) 第 22 章 醉饮中秋明月光
- (362) 第 23 章 “白杨多悲风”
- (377) 第 24 章 元戎笔下的《师殇》
- (402) 第 25 章 奇异的萤光云
- (413) 第 26 章 借星光赶早上学的孩子
- (430) 第 27 章 婚礼上未果的“私奔”
- (446) 第 28 章 关于“甄别”的学问
- (460) 第 29 章 “命硬”的萱龄
- (485) 第 30 章 不为重逢的聚会
- (507) 第 31 章 遍山飘飞的“标园”
- (529) 第 32 章 冰川里的追忆
- (548) 第 33 章 机会比公道强？
- (564) 第 34 章 母亲的呼唤
- (578) 第 35 章 两代人
- (600) 第 36 章 寓言世界里的“完美”
- (621) 第 37 章 “异己”的最后翦除
- (637) 第 38 章 一封来自幽冥深处的信
- (655) 第 39 章 没有许诺，惟有挑战
- (669) 第 40 章 薪尽火传
- (688) 跋 语 为了高昂的头颅

题叙 苍凉与壮丽

客家人是牛乳上的乳酪，这光辉，至少有百分之七十是应该属于客家妇女的。

——(英)E·J·Eitel《客家人种志
略》

你从哪里来
又往何处去
环球八万一百五十里
没有起点也没有终止
趴下
脊梁会被踩断
行进
扛起一肩风雨
把一代又一代的苦难

将万里辗转与颠踬
深深地刻进皱纹里
好显示岁月的
 苍凉与壮丽

生离死别
天涯浪迹
 无处不有母亲的扶持
当你有幸长成参天大树
托起你的仍是母亲的大地
半是烽烟
半是血泪
 是客家女的故事……

第1章 躁动的胎儿与乖孩子

她抬起头来看看前边的大山。一阵腹痛，又令她俯身捂住凸起的腹部——预产期还差几天，可孩子似乎已等不及了。该不是为这一路的颠簸？儿子，你没生下来便是浪迹天涯的命啊！

她咬咬牙，一任额头上黄豆大的汗珠淌过柳叶般柔媚的眉，打得眼也睁不开。

无论如何，这孩子得翻过这架山再生，他应是属于山那边的！

她抱住了这么个念头。

可她心里明白，更紧更骤的阵痛，马上就要发生了——在这前不见村后不挨店的荒山野岭的羊肠小道上。

走快了不行，走慢了也不行。

孩子，你干吗非选择这么个时候？选择这么

个地方？——

矗立在眼前的大山，仿佛是一千多年以来，横亘在客家人南旋万里征途上的一座，遮天蔽日，拔地而起，莽莽苍苍，云起云生……啊，它或许是最早拦在中州、闻名天下的大别山？横空出世，峡谷连绵，急流喧嚣，万千气象，这南下的第一站，便要考验先祖的意志？可毕竟给踏在了脚下……

要么，它就是进入东南的天然屏障，位于赣闽之间的武夷山？奇诡、险峻、青冥、幽深，神鬼莫测，自是另一番对人的灵魂的磨砺。自古东南多形胜，百年豪杰几登临，当然挡不住客家人踏遍青山的脚步，更何况这“奇秀甲于东南”的武夷，古迹遍是，更能激发人的奋进……

一千座大山踏在脚下，一万条江流挽在手中，走出了千年的豪气，洗却了百载的汗水，永不停息，永不颌首，决不退却。

那就走下去吧！

她艰难地攀上了一段陡峭的山路，来到一个小小的台嶽上面，这才抬起了头。

山，依旧那么高耸，山峦间，云涛汹涌，在幽冥不可知的深处，仿佛有一巨无霸在吞云吐雾，搅得整个宇宙一片混沌……青色的山，黛色的云，黛色的山，青色的云，云山难分；林涛声一阵接着一阵，山摇地动，气势非凡。此刻，你方深知，这个世界有着怎样一个狂躁、暴烈、狞厉的生命，在你身边嘶喊、颤动、翻腾——这个生命，比你腹中小小的生命要强大几万倍、几亿倍。

而今天，腹中的小生命，却要与这个世界抗争，去赢得自己的权利！

如雷鸣般的山风、瀑布的巨响，压得住千百个婴儿降生的啼叫——而你仅一个小小的婴儿，不足月的婴儿！

腹中又一阵剧痛。

孩子，你太焦急了！

山路还在往上、往上，未曾有到顶点的迹象！

这是怎样的山路啊？

是先祖走过来的吗——它直上云霄，它直下江河，它逶迤曲折，它九折十八弯，九曲回肠，没有什么能阻挡得住它！

何况这是几百万、几千万客家人千年迁徙中踏出来的呢，不妨俯身看看，那铺路的鹅卵石上，早已渗进了一丝丝的血，磨出了青凛凛的光——精血所聚，记录了一个民系伟大的迁徙史，从过去到现在，从现在到未来，一个永不驻足的民系，一个生生不息不会朽颓的民系！谁说文明是可以腐朽、极盛而衰？不，这鹅卵石便足以提供反证。

丛莽激流，收束不住路的延伸，崇山峻岭，截止不了路的前进——客家人，是路的开拓者。有脚就有路。天下无路，有客家人就有路。没有什么挡得住他们！

挡不住的！

呵——

一阵猛烈的腹痛，使她忍不住大叫了起来，这是在深山里，不，就是在闹市中，她也不会压抑自己，该叫就叫，这绝不是意志薄弱的表现，大叫一声，多少可减轻一点痛苦，不可太抑制自己的感情了。

这叫声，竟压倒了声声林涛。

这叫声，也使她自己亢奋起来，又昂然前行了。

腹痛，似乎也在大叫中倏地消失了。

山路，继续往云端升起，而她几有腾云驾雾的感觉，身子也不知沉重了，只顾挺着腹，迈上一级一级似有似无的台阶。云雾在她跟前遁去，不远处的林木，青青的，微微发黑，该是云雾裹得太久了的缘故，一下子抖擞了起来，浑身一片片鳞甲泛起了银光……林木尽处，似乎有片飞檐逸出——是否有了人家？抑或是古庙？

她赶紧走了几步。

失望。不是人家，亦非古庙，只是一座长亭，一座多年失修的长亭。她心有所动，心里响起一个苍老的声音：水毒秦淫，山高赵陞，十里五里，长亭短亭。饥随蛰燕，暗逐流萤。……分明是父亲送别时的吟诵。

老人除开吟这《哀江南赋》外，一字没说——这是一千六百年前，客家人第一次大迁徙的真实写照，纵然写的是他北掳之离恨。“燕歌远别，悲不自胜；楚老相逢，泣将何及。……日暮途远，人间何世？将军一去，大树飘零。壮士不还，寒风萧瑟……”

送行的嫂子远晴实在听不下去，哭着哀求：

——爹，念不得的……这不是吉祥之音。

——却是厉志之篇。

——况复舟楫路穷，星汉非乘槎可上；风飙道阻，蓬莱无可到之期。穷者欲达其言，劳者须歌其事……

嫂子终于听不得，一捂脸，泪水从指间溢出，她竟掉头跑开了，不在送别的行列之中——她实在不忍目睹这生离死别的场面，她太柔弱，经受不住了。

天意人事，可以凄怆伤心者矣——这仍是《哀江南赋》序

中的话。

嫂子跑开了，送别时连最后一眼也没能看上，这是终身之憾。嫂子太弱不禁风了，怎敌得住这“危亡之运，去故之悲”呢？纵然自己罹难而走上这离别之途，却不曾为自己担心并相信自己足以抗住这世纪的风雨，反为安然留在城中的嫂子悬心——也许，是自己害了她，太怜恤了她而害了她……人生也太多的两难选择了。

此时，嫂子会如何呢？

这长亭，惹起的却是无尽的牵念。

她蹒跚地来到这长亭旁。亭上的瓦脊，已所剩无几，千年风雨，石头也要被剥蚀，何况几片人为的青瓦呢？这教她更添几分伤感。亭中的石凳，也几欲让乱草淹没了，显然绝少有人经过，就算经过也不曾歇足。

乱草中的长亭，千年写下的荒迹，一如既往地向来人诉说离乱、逃亡——

还是得歇歇。

可走上几步，却一下子欣喜起来——这长亭，竟是山路的最高处，长亭的前方，路往下走了。也就是说，已翻过了一侧山了。余下的路，只是……不，人道，上山容易下山难，何况挺着一个大肚子，看不清脚下，一有个闪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刹那间的欣喜，便给忧虑代替了。

得万分小心才是。

偏偏阵痛又发作了，揪心裂肺的痛！

小生命在争取他的权利。

前所未有的撕裂之感，都不知道是在哪个部位上了，她大叫了几声，空旷的山野惟有不绝的回声。而且，叫声已阻遏不

住疼痛了，愈叫，痛楚愈烈！浑身的血在奔涌，脉搏每跳一下都是一阵剧痛。无法形容女人在生育中所要承受的苦痛。

由于痛，意识渐趋模糊，眼前浮现出一片腥红，长亭似在这种腥红的裹挟当中，两脚失去了支撑的力量，她滑落在长亭石凳间的乱草丛中……

似乎有什么破了，有什么汨汨地流了出来……她脑子里令自己诧异地浮现出嫂子远晴的面孔，那因痛苦而扭曲的面孔，仿佛此刻忍受痛苦的是嫂子，而不是她自己。

生是痛苦的。

死同样也痛苦。

该是郭家天生的心灵感应，远晴此刻却在忍受另一种痛苦，一种更严重的痛苦。

远晴是大儿媳，是启兴的妻子。启兴当年在北京，在清廷的皇帝座位上——俗称龙廷上撒过一泡尿，沾过龙子的光，乡下人都这么说，因为玉祠公那时是国会议员，是京官。乡下的传言，天长日久，愈发有声有色，只可惜启兴一辈子却不曾有什么出息，这尿撒龙廷的故事也就难得有多少发展了。要么，是触怒了龙颜，才教他一辈子不得开颜？

玉祠是历史的人，好歹卷进了历史的进程之中。启兴算什么呢？历史与他无涉。一代对一代的报应，只有这样的解释才说得过去。

启兴与远晴的孩子，也就是玉祠的长孙，在这种非历史的生活状况下，变得非常非常之乖。

乖得催人泪下。

中国人语典中的“乖”，恐怕很难译成外文，因为它不仅仅

是好，是听话，是驯服等等意思，何况一个“乖”字，应说是褒义，可一旦变两个字，马上就变味了，如“乖僻”、“乖谬”、“乖戾”、“乖觉”、“乖巧”、“乖异”、“乖张”等等，这里的“乖”分明是邪异的意味了。

也许无法再用文字加以阐释。

那就不用丰龄——就是玉祠的长孙的行为来作形象的说明吧。

何以起这个名字，因当爷爷的玉祠在他生下来时给他算过命，说他不得天年，所以才起了这么个名字，也许还能抗命，多活上些年岁，丰龄，亦即长寿了。有这一说，家里人待这孩子都小心翼翼，捏在手心怕碎，含在口里怕化……然而，人为尽可，天命难违，丰龄没几岁，启兴就因为众所周知（这也留待后文再说吧，读者大致可揣摸出个八九不离十）的原因，离开了家，去回不了家的地方。至于父亲为何老不回来，丰龄始终也不知道，可他很乖，大人不说他也不问了。这一来，家中只剩下母亲和一个小妹妹。母亲还在南飞师专的附中里教书，一天到晚战战兢兢的。早出晚归，生怕出什么差池，也会落个丈夫与小姑一般的命运，以至牵累两位无辜的孩子——自己好不容易才争得不同下放的权利，乖乖地写了无数次的检讨。

如不为了孩子，她宁愿下去。

这一来，丰龄就不能不乖了，母亲不在家，就得承担半个家长的责任，小妹妹起床给穿衣，教小妹妹漱口、洗脸，清早跑上街买早点，直至一口一口喂饭、劝饭。末了，还得洗碗、洗衣服、扫地、擦桌子——这都不用母亲吩咐，从头到尾全做。母亲在学校像小媳妇一样，处处怕别人指责；回家，幸得有这么个乖儿子，还算能松口气。

丰龄小名叫“牛崽”，也是祖父起的，牛是强悍的、健壮的，也有抗命的用意。不过，丰龄活得却似孺子牛，是正统观念下的“牛”，更非今日玩世不恭、放浪形骸、咄咄逼人的美国西部式的牛仔。当然，那时也没有牛仔裤可卖。

牛崽把小妹妹送到幼儿园，自己才朝相反的方向去上小学。这得多走几里地呢。下午，还得由他去接人。好在小城里车辆不多，不会有什么危险，可也够累的——他这号年岁的孩子，换了别人，还得让家长去接他呢。

而他还得去接比他小的妹妹。

家中的境况，他明白又不明白，只能是一种直觉——在外绝不招惹是非，受了欺负也很少回家诉委屈，在家不仅不淘气，而且也绝不向母亲撒娇。

唉，哪怕让母亲操点心也好。乖得令人发怵。

语文、算术，无论作业，还是考试，总是双百分。其他，唱歌、体育，也都一样，全不用母亲辅导。认的字，才二年级，就超过了高小生……

母亲也习惯了，放心了。

然而，终于有一天，他破天荒地、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地，第一次向母亲远晴撒娇：

——我把妹妹送幼儿园，不，用不着送，我在家里带她，我不去上学了，妈妈。

远晴十分惊诧：

——为什么？

丰龄还是平日那驯服、沉稳的老成样子，可这回只有很简单几个字：

——我不想去。

远晴凝视着脸上并无不安表情的儿子，不解地问：

——有人欺负你了。

——没有，我不欺负人，别人也不会欺负我的。丰龄很坦然地说。

——作业没做完？

——牛崽从来不拉作业。

——那为什么不去上学呢？

——我只是不想去。

——为什么不想。

——我好累。

——不累的，牛崽是个乖孩子，不累，上学去吧，乖，听话，妈妈给你背上书包，妈妈也得上学校，没时间了。

丰龄迟疑了一下，终于还是牵上了小妹妹，上了路。

远晴第一次把他们送到路口，才转身往自己的学校走去。

丰龄很乖地牵着妹妹走远了。

没料，远晴傍晚急急赶回来，她心里牵挂着，回得比平时要早，丰龄已经将妹妹接回家了，妹妹在玩积木，丰龄却一个人躺在床上，一动也不动。

忘了打开炉子，好等母亲回来做饭。

远晴好生奇怪。

这孩子怎么啦？问上一句：

——牛崽，你这是怎么了？

——牛崽书念得好累，太累人了。

——念书怎么会累人呢？远晴对这一说法十分反感。

——爷爷说过，书只会愈念愈有劲……唉，你怎么学懒了呢？谁教你这样的？扬起了手——偏偏这天在中学也不顺气，恼

了，上午就不想去读书，现在又说读书累，净出怪念头。

手扬得高高的，落下来却很轻。

她感觉到儿子身上烫得吓人。

——是妈错怪了牛崽，牛崽不舒服？远晴痛心地问。

——有一点点。孩子很小心地说。

要是别的孩子，不是哭闹，就是十分难受，可丰龄还跟平常一样，绝不呻吟。

远晴叹了口气，到抽屉里寻 ABC。寻思可能是小感冒。感冒就觉得累的。这孩子平时不生病的。掰了半片，倒了杯开水，把丰龄托起来。

丰龄无力地说：我自己来。

他很乖地把药吃了。他懂得吃药能治病，不会嫌药苦的。

他很快就睡过去了。远晴弄他起来吃了几口晚饭，迷迷糊糊地，吃完又去睡了。

这一睡，一夜都没怎么翻身。

第二天，丰龄起不了床，他吃力地抬起脖子对母亲说：

——我一点力都没有……妈妈，你送小妹去幼儿园，帮我请个假，让隔壁的芸芸带假条。

他还惦记着学校的规矩，不想放弃“乖孩子”的好名声。

远晴仍以为他是感冒乏力，急于上学校，也没细想，赶紧又让他吃上半片 ABC，便匆匆写了几个字，领着小女儿出了门。

假条当然是送到了的。

中午远晴还是回来了一次，毕竟放心不下。牛崽还躺在床上没动，一摸额头，烫得更邪乎，她慌了。抱着儿子上了就近的医院。儿子在她怀中没有挣扎。平日，儿子是非要自己走路不可的。

ABC 看来不中用了。

医生听诊后，只说：

——发烧原因不明，得留院观察。

——这如何是好？我丈夫不在家，家里还有个更小的——
究竟是什么病？远晴急得脸都发白了。

——高烧不退，你又说服过 ABC 了，也没用，发烧的病有几百种，不留院观察又能怎样？医生直摇头。

远晴还想说什么，丰龄却先开了口，当然，声音很弱：

——妈妈，我一个人在医院，我会听医生的话的，就像在学校听老师的话一样，我会吃药，我不哭，不闹，不淘气，妈妈放心，妈妈上班去吧。

医生抽了一口冷气：

——这孩子真乖！

远晴泪如雨下：

——牛崽乖，妈妈……下了课就回来。

护士来把丰龄抱走了。

丰龄连哼哼都没有。

晚上送饭来，体温降了一点点，抗菌素总有点作用。

第二天，远晴把课调了——不是为孩子，因为这天是“法定”的送物品的日子。原来，丰龄的爸爸启兴给送到一个造炸药的劳教单位去了。三年。这自然是瞒着孩子的。何必给不懂事的孩子造成心灵创伤？所以，启兴也不让远晴带孩子去见面——这是客家人的心态。他不服，也不愿孩子知道有个被“改造”的父亲。他始终保持自己的傲气。然而，此际他不知道，这要付出多大的代价——儿子再也见不着了。

临走时，远晴专门又去了一趟医院，只见丰龄半阖着眼，有

些恍惚状。

——妈妈今天有要紧事，晚上才能回来，护士会给你送饭的，听医生的话。远晴哽咽着说。

丰龄仍半阖着眼，似在思索什么，慢慢地说：

——好的，妈妈给我带一支棒棒糖，牛崽别的都不要，只要一根，一根就好了。

这也许是他提出最为非份的要求了。所以才反复加以说明。

远晴一下子便哭出声了：

——不，妈妈会买好多根的，好多。

——牛崽只要一根，留给小妹妹。丰龄仍这么说，无力地阖上了眼。

远晴就这么离开了儿子——或者说，儿子就这么离开了她。

而且永远、永远……

那劳教点，设在一个不为人所知的深山里。如果不是启兴到了那里，远晴恐怕永生永世也不会知道那个地方。

劳教不同于劳改，用正式的公文语言来说，前者属人民内部矛盾，后者则为敌我矛盾；前者属“严重错误”，后者则是犯罪。但一样与世隔绝。

于是，它也就有了其神秘之处……